



(英) 亨利·里德·哈格德 著
●——— 王金栋 译

女神之爱火

132.100 19
77241

女神之爱火

〔英〕亨利·里德·哈格德 著

王金栋 译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女神之爱火

〔英〕亨利·里德·哈格德 著

王金栋 译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桦甸市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0印张 220 000字
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562册

ISBN 7-206-00906-9
G·128 定 价：4.50元

内 容 简 介

英国青年利奥根据祖先留下的遗物和文字记载，矢志要完成自己十几代祖先未竟的事业：到古老的非洲大陆上去寻找一个掌握了生命奥秘的白肤色美人。这个美人数千年如一日，置身于一群在古老文明的废墟上生活的黑肤色野蛮人之间，长久地等待着——她相信已死去的恋人会复活，最终一定会来寻找她。利奥历经磨难，终于找到了这个美人，然而，结局却令人出乎意料……

本书寓传奇性、哲理性和丰富的想象力于一体，使人读罢不能不掩卷三思。

关于作者和作品

亨利·里德·哈格德，1856年生于英格兰诺弗克郡，从小并没受到过高等教育。19岁时，他担任了南非联邦纳泰尔州代理总督的秘书，后又担任了一系列其它职务，并在南非结了婚。直到1881年荷兰白人叛乱，他才回到故乡英格兰。

在南非这25年生活中，亨利·里德·哈格德积累了大量有关非洲的种族、民间流行的故事、传说等知识，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。他一生写下了58部小说，几乎都取材于他在南非这段生活中积累的素材。本书就是这58部作品中较有名的一部。

本书并不是亨利·里德·哈格德的处女作。他的第一部小说名字叫《索罗门王的智慧源泉》，发表后影响较大。小说中的主人公阿伦·昆特迈恩也是他以后所写的许多部小说中的主人公，他几乎和美国作家埃德加·莱斯·布隆斯的小说《猿类的塔珊》中主人公塔珊一样，在当时成为被人熟知的人物。

本书是亨利·里德·哈格德1886年创作的作品，最初在大不列颠杂志上连载，次年印刷成单行本。从此以后，这部想象丰富、哲理深刻的小说一连使三代读者着迷，成了浪漫主义小说和奇迹小说的里程碑和奠基作。

这部小说虽然写得很浪漫，但它还是有着现实基础的。在1880年以后，南非德兰士瓦一个黑人部落就由一个被人盛

传掌握魔法的淡肤色女人统治着，她隐居不出由聋哑人侍候。亨利·里德·哈格德虽然没去过这个部落，但他无疑听人讲过这件事。当时，在罗得西亚密林深处，还发现了很多远古城市的废墟，人们对这些城市废墟和它们的建筑者的历史一无所知。显然，这些就成了亨利·里德·哈格德创作这部小说的基本素材。他在小说中那些奇特的描写、想象都是以此为根据和出发点的。

这本书对后来的英、美不少作家产生了很大影响，他们从这部小说中触发了创作灵感。很多作家都以它的主题来创作。如在比尔·本尼特的《大西洋潮汐》、麦贝尔·富勒·勃罗特的《在女王的支配中》、布隆斯的《塔珊归来》、菲利浦·弗利尔·密弗尔斯的《水晶王笏》、赛克斯·罗默的《沉睡的她》、詹姆斯·西尔顿的《消逝的地平线》以及其它一些作家的作品中，都可以看到本书的影响。

一译者

引 子

在所有公诸于世的记录中，如果仅仅从冒险这一点考虑，我认为死里逃生的人经受的才是最奇妙、最神奇的经历。我觉得详细说明一下我和这段经历的关系是我的义务。因此，我首先要声明：我并不是这段颇不寻常的经历的讲述人，而仅仅是它的编辑者；然后，我再来谈谈它是怎样传到我手里来的。

几年前，我——就是这段经历的编辑，正在一所颇有信誉的大学里拜访一位朋友——他是我的一位有学问的好朋友①——由于这段经历的缘故，我们就管这所学校叫剑桥大学吧。有一天，我在大街上看见两个挽着胳膊走路的人，他们的长相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两位绅士中的一位，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小伙子，我认为再没有比他长得更漂亮的人。他高高的个子，宽宽的肩膀，看上去很有力量；他的举止优美，纯朴得好象一头野雄鹿似的；尤其是他那张脸，光滑细腻——就象美人那绝妙的脸一样。恰好这时对面走过来一位太太，他伸手摘了摘帽子，因此我看见了头上那浓密的、淡淡的金黄色卷发。

我问正在一起散步的朋友：“你看见那个人没有？嘿，他看上去简直象阿波罗②的雕像复活了，一个多漂亮的家

① 原文为拉丁文。

② 古希腊太阳、音乐、诗、健康等守护神。

——译者

伙！。”

“嗯，”我的朋友说，“他是这所大学里最漂亮的男子，也是最高尚的人。人们管他叫‘希腊神’。可你瞧瞧那一个，他是文西①的监护人，人们认为他是个无所不知的家伙，管他叫凯伦②，也许是因为他那可怕的尊容，也许是由于他帮被监护人渡过了考试这条深渊——我不知道究竟是因为哪一个原因。”

我看了看那个年纪大的男人，发现他的长相和他身边那个值得人类骄傲的模特一样有趣。他看上去大约40岁，我认为就象他的同伴非常漂亮一样，他非常丑陋。首先，他个子很矮，有两条弯得相当厉害的罗圈腿，驼背，胳膊却长得惊人，他长着黑头发、小眼睛、额头很窄，连鬓胡子仿佛比头发还长，以致很难看清他的脸颊。由于这一切，或许还有那人眼中有种非常愉快和和蔼的光彩，他使我一下子就联想到了一只大猩猩。记得，我当时说我想认识认识他。

“好吧”，我的朋友答应了：“没有比这更好办的事了。我认识文西，我来给你介绍。”他真的为我们互相介绍了，我们站着闲聊了几分钟——我想聊的可能是南非的祖鲁人，因为我当时正好想到好望角。可是，很快地，一个名字我已记不得了的胖太太，由一个长着浅色头发的美丽姑娘陪伴着，沿着人行道走来。显然很熟悉她们的文西先生立刻加入到她们中间，在她们的陪伴下走开了。我记得，当那个年纪大的男人（我已经知道他叫霍利）看见这两位太太走来时，表情

① 希腊神的名字。

② 希腊神话中在斯蒂克斯河（即冥河）上渡亡灵往冥府去的神。

——译者

变得相当有趣。他突然立刻中断了谈话，朝他的同伴投去责备的一瞥，出人意外地朝我点点头，转身穿过十字路口走掉了。后来我才听说，人们普遍认为他非常害怕女人，就象绝大多数人害怕疯狗一样，这就可以说明他为何不辞而别了。可是，在这同女性交往的偶然机会中，年轻的文西却没表现出很嫌恶的神色。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笑了，对我的朋友品评他说，他不是期望着被人介绍给想结婚的姑娘的那种男人，因此，一个女人对他要是有了好感，那么他们的相识关系就会结束，这对于他来说是极可能的。他身上的一切都长得太漂亮了，而且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好象一点也没意识到自己长得漂亮，也不因此而自负；相反，那些自知自己漂亮并因而自负的男人，却通常很自然地不被同伴喜欢，这使他们感到很苦恼。

同一天晚上，我的拜访结束了，这是我最后看见或听说“凯伦”和“希腊神”。的确，那以后好长时间里，我再也没见到过他们中任何一个人，可能也从没想过会再见到他们。然而1个月以前，我收到了1封信和2个邮包（是一部手稿），我拆开前者，发现署名是“霍勒斯·霍利”，一个当时觉得很熟悉的名字。信是这样写的：

亲爱的先生：

考虑到我们还不怎么熟悉，我就贸然给您寄去一封信，您会感到惊奇吧？我想最好先提醒您一下儿，我们几年前曾见过面，当时，在剑桥的大街上，有人把我和被我监护的利奥·文西介绍给您。简单地说吧，还是回到我的正题上来。近来我以极大的兴趣读了您出版的一本描写在中部非洲冒险的书。我认为这本书一部分是真实的，一部分是编造的。然而，也许就是这本书使我萌生了一个念头。它是怎样萌发

的，您会在随信寄去的手稿中看出来（连同一只圣甲虫^①，即“太阳的忠实儿子”，以及一块古陶瓷片，我正要亲手交给您）。我的被监护人，或者确切说我的养子利奥·文西和我本人不久前经历了一次真正的非洲冒险，一次比您那本书中描写的经历更奇异得多的冒险，因为怕您不相信我们的经历，我不得不说出真相，以致都有点儿羞于委托给您了。您将在我的，或者确切说是我们的手稿中看出这一点，我们曾经决定在我们活着的时候，不把这段经历公布于众。要不是近来环境发生了变化，我们是不会改变这个决定的。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，认真阅读完这部手稿后，您也许会猜到。我们打算再一次离开英国，这次到亚洲中部去，我们预期要在那儿侨居很长一段时间，如果在这个星球上，我们可以在那儿找到智慧的话。极可能我们将回不来了。在这种变化了的条件下，仅仅因为牵连了我们的私人生活，或者仅仅因为我们害怕别人嘲笑或怀疑我们说出的经历，就使我们相信是一段无比有趣的奇异经历在这个世界上销声匿迹，那么，我们能否证明我们这样做正当合理就成了一个问题。对这件事，我坚持我的看法，而利奥则坚持另一种看法，经过多次商量后，我们终于和解了，即：把这段经历寄给您，如果您认为合适的话，给您充分的权利出版它，唯一条件是您须隐去我们的真名，因为坚决维护这段经历的真实性^②和我们个人的身份是同样关系重大的。

我还要再说点儿什么呢？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，

① 古埃及人用来作护身符用的，上面刻有圣甲虫的宝石。

——译者

② 原文为拉丁语。

——译者

因为在这部我随信寄去的手稿中，我叙述的每一件事都和它发生时一样精确，没有重复的必要了。至于她本人，我也没有一点补充的材料了。我们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，更多地了解这个神秘的女人，对此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后悔。她是谁呢？她最初是怎么到考尔的山洞里来的呢？她的真正信仰是什么呢？我们都无法确定。而且，天哪！也许不论现在还是将来，无论想什么办法我们也弄不清了。这些和其它许多问题在我的头脑中萦绕不去，但现在又有什么好办法呢？

您接受这个差事吗？我们给您绝对的自由。作为您将得到的酬谢，我们相信，将是奉献给世上一部最奇妙经历的美名。至于它和那些浪漫小说的区别，这本书本身的记述可以显示出来的。读完手稿（为了您阅读方便我又更清楚地抄了一遍）把您的决定告诉我。

相信我，您忠实的

L·霍勒斯·霍利^①

18××年5月1日于剑桥

又及：当然，假如这部著作的销售可以盈利，那么请您安排承担它的出版发行，您尽可以随意处理盈利，但假如有亏损，我会给我的律师麦斯尔·杰佛里和乔丹留下指示，去处理这件事。我们把古陶瓷片、圣甲虫以及古代羊皮纸手稿托付给您保存，直到我们回来后取回它们为止。

——L·H·H

读者可以想象出，这封信使我大为惊奇，但是当我看完，这部原稿（因为其它工作太多，我总共用了两星期才看完）我就更惊奇了，就象我认为读者读完它也会惊奇一样。这件

^① 原注：按作者要求，这个姓名完全改了。

事立刻就在我头脑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象。我把我的看法写信告诉了霍利先生，但一周后我却收到了这位绅士的律师寄来的一封信（同时把我的信也退回来了），信中说，他们的委托人和利奥·文西先生已经离开这个国家到西藏去了，很难马上知道他们的地址。

这就是我要说明的全部情况。对下面这段经历本身，读者肯定会作出自己的判断。我把它交给读者，除了做一点点改动，即隐匿了当事人的真实姓名外，其余部分和它寄来时完全一致。我没有把个人的看法加进去，避免进行评论。最初，我倒相信这个享有长生不老权威、身上蒙着永恒的阴影（象夜的阴沉翅膀一样）的女人的历史，是一部我无法理解其含义的深奥寓言。后来，我认为在寻求实际上永生不死的可能性方面，这是一次勇敢的尝试，它预言在地球上存在注定要死的人可以从中汲取力量的物质，这种物质在地球那象人一样激情澎湃的胸膛中循环起伏，如同环绕这个永恒的世界的信风和潮汐不停地循环起伏一样。不过，当我阅读时我还是抛弃了这种想法。对我来说，这个故事表面上仿佛刻有真理的标记，对它的解释权我必须留给别人。我只借助这段必不可少的简短序言，向世人介绍爱莎和考尔的山洞。

——编者

又及：重读一遍这个故事后，有一件事吸引了我，它对我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，以致我不能不提醒读者注意这一点。那就是在我们熟悉了利奥·文西先生后，读者会看出，他性格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强有力地吸引知识丰富的爱莎，大多数读者会持这种见解。无论如何，在我看来他不会特别使人感兴趣。真的，我们可以想象到，在一般情况下，霍利先

生很容易比他更受到她的宠爱。他那非常卓越、杰出的头脑会由于某种奇特的肉体冲动向那种神圣的事情屈服，从而得到最大的满足吗？除了因遗传得到的古希腊式的美貌会引起一种动物似的极大爱慕，这个古代的凯里克莱特斯还有什么值得爱慕的地方呢？或者，象我们相信的真正解释那样，即，那个比我们看得深远的爱莎，发觉了埋藏在她爱人灵魂中的伟大胚芽和隐秘的火种，而且很清楚在她那种生命礼物的影响下，在她那智慧之泉的浇灌下，在她那美容之光的映照下，它们将象花朵一样开放，将象星星一样闪光，用他的芬芳和光辉笼罩并照亮世界？

这个问题我也无法回答，但当读者仔细读完霍利先生写的这个故事时，就必然会对面前的事实得出自己的结论。

客 人

有这样一些事情，它们的情景和发生的环境的每个细节都会刻在我们的记忆中，使我们无法忘怀。我要描述的这个经历的背景就是如此；而且就在这一刻，它正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，好象昨天才发生的事一样。

这是发生在20多年以前同一个月中的事。我，路德维格·霍勒斯·霍利，一天晚上坐在剑桥大学我的房间里，正刻苦地钻研着我的数学功课，我忘了是什么题目了。为了获得研究员职位，我拼了一个星期命了，学院和我的导师都期望

我能显露出自己的才华。最后，我疲惫不堪地放下书，走到壁炉台前，拾起烟斗，装满了烟丝。壁炉台上有支正在燃烧的蜡烛，它后面挂着一面细长的镜子。当我点烟时，我瞥见了我在镜子中的容貌。直到火柴灼痛了我的手指，我才被迫扔掉它。但我仍然站着，凝视着镜子里的我。

“得了。”我终于大声说：“我只能希望靠自己干点事了，别指望能得到别人的资助。”

读者看到这句话肯定会感到有点儿费解。实际上，我是在挖苦我自己这副长相。无论怎么说，大多数22岁的年轻小伙多少都有点儿英俊的地方，可我却一点儿也没有。瞧瞧，矮胖的个头，凹胸驼背，粗壮有力的长胳膊，一副猥琐的模样，凹陷的灰眼睛，难看的长眉毛，加上乱蓬蓬的黑头发，就象森林再度侵入的荒芜旷野似的；这就是我22岁时的长相，虽然这副长相如今稍好了一点。象该隐^①一样，我被打上了烙印——被造物主用异常丑恶的标记打上了烙印，在他赋予我铁一般刚强的意志、超人的力量，以及获得丰富知识的能力的同时。我长得这么丑陋，以致学院里那些风流潇洒的年轻小伙（尽管他们很佩服我忍耐的本领和对自然科学的杰出才能）甚至不屑于和我在一起走路。因此，我潜心深思，独自用功，没有朋友——啊，仅有一个；我阴郁、厌世还有什么值得奇怪吗？我被从造物主舒适的，而且是唯一的怀里拉下，抛到一个角落里孤独地生活着。女人们都很讨厌我。仅仅在一周以前，我还听见一个女人管我叫“怪物”，当时她以为我没听着，说我使她相信了猴子变人的理论。真的，还有一次，一个女人假装同情我，我呢，也慷慨地把天性中抑郁的

① 《圣经》中亚当的长子，曾杀害他的弟弟亚伯。

——译者

情感都倾泻到她身上。后来，我所有的本钱都花光以后，她就把我抛弃了。我以我从前或以后再也不会有的情感哀求她，因为我被她那甜甜的脸蛋迷住而爱上她了。最后，作为回答，她送给我这面镜子，和我一起站在镜子前。

“好吧，”她说：“假如我是美人，你是什么？”

那时我仅仅20岁。

我站着，注视着镜子，在寂寞中感受到一种近似残酷的满足——因为我既没有父母，也没有兄弟。这时，传来了一阵敲门声。

我听着，没吱声，因为这时差不多午夜12点了，我也没有心思接待任何陌生人。我在这所学院里，噢，真的，在这个世界上仅仅有一个朋友——也许是他？

正好这时门外那人咳嗽了一声，我熟悉这声音，赶忙开了门。

一个大约30岁左右的高个男人匆匆忙忙走进来；他憔悴的脸上还残存着一种非凡的个性美，被右手提着的一只大铁箱子累得趑趄趑趄。他把铁箱子放在桌子上，接着剧烈地咳嗽起来，陷入由此而引起的痉挛中。他不停地咳着，脸都憋青了；最后，他终于瘫倒在扶手椅里，吐血了。我往一只平底大玻璃杯里倒了点儿威士忌，递给他。他喝下去后，似乎好受了点儿，虽然他的气色看上去还那么糟。

“你为什么让我在门外挨冻？你知道这会要我的命的。”他不高兴地责备我说。

“我不知道是你，也没想到你这么晚还会来。”我抱歉地说。

“我确信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拜访。我不中用了，霍利，我不中用了。我相信我活不到明天了！”他勉强装出一种死

人般微笑的表情说。

“胡说！我去给你找医生去，”我说。他匆忙摆摆手，把我叫回来：“这倒是个好主意，可我已经不需要医生了。我学过医，十分清楚，没有任何医生能帮我的忙了。我的末日到了！我又挨过了一年简直是个奇迹。现在你要特别用心听我说，因为你不会再有机会让我重复我说的话了。我们是相处2年的朋友了，告诉我，你对我了解多少？”

“我知道你是个有钱人，到学院以后很久，当别人都抛开了幻想时，你却还保留它。我知道你已经结了婚，而且你的妻子死了，你是我曾经结交的最好的、差不多也是唯一的朋友。”

“我还有个儿子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“我有，他才5岁。他的出生使我付出了他母亲生命的代价，所以我一直不忍心看到他。霍利，要是你肯接受的话，我想让你做这孩子的监护人。”

“我！”我喊道，差点没跳起来。

“对，你。2年来，我十分详细地考察了你。自从我知道我活不了多久时起，我就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把孩子和这个（他轻轻地拍拍铁箱子）委托给他的人。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，霍利；因为你就象一棵强壮的树一样，是很坚韧结实的^①。

“请你听好：这个男孩将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家族的唯一后裔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家族是可以向上追溯的。我这么说也许你会笑话我，但总有一天这会被确实证明给你看的。我的第六十五代或者第六十六代直系祖先是埃及女神艾

^① 霍利的名字是Holly，在英文中，是冬青属植物总称。

——译者

西丝①的牧师，虽然他本人是希腊血统，叫凯里克莱特斯②。他的父亲是个被哈克——霍尔、即第二十九代法老门德塞恩征募的雇佣兵，而且我相信，他的祖父或曾祖父就是被赫罗多塔斯③在大约公元前339年提到的那个真正的凯里克莱特斯④。恰好在那个法老最终垮台时，这个凯里克莱特斯（牧师）破坏了他独身生活的誓言，和一个爱上他王室血统的公主逃出了埃及。他的船在靠近非洲海岸的地方沉没了，我相信，那个地方就是在现在的德莱高亚·拜附近，或者确切说在它的北面，他和他的妻子被救了上来。他们随行人中所有幸存者也都这样或那样死掉了。在那儿，他们历尽了辛苦。可是最后，一个野蛮人的强有力的女王、一个特别美丽的白种女人接纳了他们，她最后又杀死了我的祖先凯里

① 古埃及神话中司繁殖的女神。

——译者

② 原注意为强壮又美丽，或更确切说，具有力量的健美。

——L·H·H.

③ 古希腊历史学家，（公元前484——公元前428）。

——译者

④ 原注 我朋友在这提到凯里克莱特斯是个斯巴达人，因为长得美，所以赫罗多塔斯特别显著地提到过他。（见《西罗德》IX，72）他参加过光荣的波莱泰亚战役（公元前479年9月22日），当时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在鲍桑尼斯指挥下击败了波斯人，差不多杀死了30万波斯人。下面就是这一章的一段译文：“凯里克莱特斯死于这次战役。他参加了那时希腊人中最美的男子组成的军队——其中不仅有斯巴达人，而且还有其它希腊人。当鲍桑尼斯刚刚牺牲时，他也被一支箭射中了。他们发现了，为他拔出了箭；他对死感到很遗憾，对阿里姆尼斯特斯——一个参加波莱泰亚战役的人说，为希腊而死他并不悲伤，但遗憾的是没有参加最后一战，或者说，尽管他期望如此，实现自己的真正价值。”这个不仅美丽而且勇敢的凯里克莱斯特，就是赫罗多塔斯其后在被埋葬的年轻指挥官中提到的人，而没有提其他斯巴达人和他们的附佣。

——L·H·H.